

五燈會元卷第四十八

鉅一

宋 沙 門 大 川 濟 纂

南嶽下十三世

寶峰文禪師法嗣

廬山慧日文雅禪師受請日僧問向上宗乘

乞師不吝師曰拄杖正開封曰小出大遇也

師曰放過卽不可便打

瑞州洞山梵言禪師太平州人也上堂有二

僧齊出一僧禮拜一僧便問得用便用時如

何師曰伊蘭作旃檀之樹曰有意氣時添意

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曰甘露乃蒺藜之園

上堂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

教我如何說寒山子勞而無功更有箇拾得

道不識這箇意修行徒苦辛恁麼說話自救

不了尋常拈糞箕把掃帚掣風掣顛猶較些

子直饒是文殊普賢再出若到洞山門下一

時分付與直歲燒火底燒火掃地底掃地前

廊後架切忌攬匙亂箸豐干老人更不饒舌

參退喫茶上堂一生二二生三過捺不住廓

周沙界德雲直上妙峰善財却入樓閣新婦

騎驢阿家牽山青水綠桃華紅李華白一塵

一佛土一葉一釋迦乃合掌曰不審諸佛子

今晨改旦季春極暄起居輕利安樂行否少

間專到上寮問訊不勞久立上堂臘月二十

日一年將欲盡萬里未歸人大衆總是他鄉

之客還有返本還源者麼擊拂子曰門前殘

雪日輪消室內紅塵遣誰掃

德安府文殊宣能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燈

師曰四生無不照一點任君看上堂石鞮箭

秘魔又直下會得眼裏空華堪悲堪笑少林

客暗攜隻履度流沙

桂州壽寧善資禪師上堂若論此事如鷓鴣啄鐵牛無下口處無用心處更向言中間覓句下尋思縱饒卜度將來翻成戲論邊事殊不知本來具足直下分明佛及衆生纖毫不立

坐

二

尋常向諸人道凡夫具足聖人法凡夫不知聖人具足凡夫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卽同凡夫凡夫若知卽是聖人然則凡聖一致名相互陳不識本源迷其真覺所以逐境生心徇情附物苟能一念情忘自然真常體露良久曰便請薦取上堂諸方五日一叅壽寧日日陞座莫怪重說偈言過在西來達磨上士處處逢渠後學時時蹉過且道蹉過一著落在甚麼處舉起拂子曰一片月生海幾家人上樓

南嶽祝融上封慧和禪師上堂未陞此座已前盡大地人成佛已畢更有何法可說更有何生可利況菩提煩惱本自寂然生死涅槃猶如昨夢門庭施設誑諱小兒方便門開羅紋結角於衲僧面前皆成幻惑且道衲僧有甚麼長處拈起拄杖曰孤根自有擎天勢不比尋常曲彙枝卓拄杖下座

坐

三

瑞州五峰淨覺本禪師僧問同聲相應時如何師曰鶉鳩樹上啼曰同氣相求時如何師曰猛虎巖前嘯問一進一退時如何師曰脚在肚下曰如何是不動尊師曰行住坐臥上堂僧問寶座旣陞願聞舉唱師曰雪裏梅華火裏開曰莫便是爲人處也無師曰井底紅塵已漲天上堂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諸人作麼生會直下會

得不妨奇特更或針錐西天此土上堂五峰
家風南北西東要用便用以櫛釘空吐

永州太平安禪師上堂有利無利莫離行市
鎮州蘿蔔極貴廬陵米價甚賤爭似太平這
裏時豐道泰商賈駢闐白米四文一升蘿蔔

一文一束不用北頭買賤西頭賣貴自然物
及四生自然利資王化又怎生說箇佛法道
理良久云勸君不用鐫頑石路上行人人口似
碑

潭州報慈進英禪師僧問遠涉長途卽不問
到家一句事如何師曰雪滿長空曰此猶是
時人知有轉身一路又作麼生師便喝上堂
報慈有一公案諸方未曾結斷幸遇改旦拈
出各請高著眼看遂趨下一隻鞋曰還知道
箇消息也無達磨西歸時提攜在身畔上堂

與麼上來猛虎出林與麼下去驚蛇入草不
上不下日輪杲杲喝一喝曰瀟湘江水碧溶
溶出門便是長安道上堂擲下拄杖却召大
衆曰拄杖吞却祖師了也教甚麼人說禪還
有人救得也無喝一喝上堂驀拈拄杖曰三
世一切佛同入這窠窟衲僧喚作遼八鶻卓
拄杖一下

瑞州洞山至乾禪師上堂洞山不會談禪不
會說道祇是饑來喫鉢困來打睡你諸人必
然別有長處試出來盡力道一句看有麼有

麼良久曰睦州道底

平江府寶華普鑑佛慈禪師本郡周氏子幼
不如輩依景德寺清智下髮十七遊方初謁
覺印英禪師不契遂扣真淨之室淨舉石霜
虔侍者話問之釋然契悟作偈曰枯木無華

幾度秋斷雲猶挂樹梢頭自從鬪折泥牛角
直至如今水逆流淨肯之命侍巾鉢晚狗衆
開法寶華次移高峰上堂叅禪別無奇特祇
要當人命根斷疑情脫千眼頓開如大洋海
底輓一輪赫日上昇天門照破四天之下萬
別千差一時明了便能握金剛王寶劍七縱
八橫受用自在豈不快哉其或見諦不真影
像彷彿尋言逐句受人指呼驢年得快活去
不如屏淨塵緣豎起脊梁骨著些精彩究教
七穿八穴百了千當向水邊林下長養聖胎
亦不枉受人天供養然雖如是臥雲門下有
箇鐵門限更須猛著氣力跳過始得擬議之
間墮坑落壑以拂子擊禪牀下座上堂月圓
伏惟三世諸佛狸奴白牯各各起居萬福時
中淡薄無可相延切希寬抱老水牯牛近日

五

五

亦自多病多惱不甘水草遇著暖日和風當
下和身便倒教渠拽杷牽犁直是搖頭擺腦
可憐萬頃良田一時變爲荒草

瑞州九峰希廣禪師遊方日謁雲蓋智和尚
乃問興化打克賓意旨如何智下禪牀展兩
手吐舌示之師打一坐具智曰此是風力所
轉又問石霜琳禪師琳曰你意作麼生師亦
打一坐具琳曰好一坐具祇是不知落處又
問真淨淨曰你意作麼生師復打一坐具淨
曰他打你也打師於言下大悟淨因有頌曰
丈夫當斷不自斷興化爲人徹底漢已後從
教眼自開棒了罰錢趁出院後住九峰衲子
宗仰

瑞州黃檗道全禪師上堂以拂子擊禪牀曰
一槌打透無盡藏一切珍寶吾皆有拈來普

濟貧乏人免使波吒路邊走遂喝曰誰是貧乏者

瑞州清涼慧洪覺範禪師郡之彭氏子年十四父母俱亡乃依三峰艷禪師爲童子日記數千言覽羣書殆盡艷器之十九試經於東

京天王寺得度從宣秘講成實唯識論逾四年棄謁真淨於歸宗淨遷石門師隨至淨患其深聞之弊每舉玄沙未徹之語發其疑凡有所對淨曰你又說道理耶一日頓脫所疑述偈曰靈雲一見不再見紅白枝枝不著華耐耐釣魚船上客却來平地撓魚鰕淨見爲助喜命掌記未久去謁諸老皆蒙賞音由是名振叢林顯謨朱公彥請開法撫州北景德後住清涼示衆舉首楞嚴如來語阿難曰汝應覷此爐中梅檀此香若復然於一鉢室羅

無

六

筏城四十里內同時聞氣於意云何此香爲復生梅檀木生於汝鼻爲生於空阿難若復此香生於汝鼻稱鼻所生當從鼻出鼻非梅檀云何鼻中有梅檀氣稱汝聞香當於鼻入鼻中出香說聞非義若生於空空性常恒香應常在何藉爐中爇此枯木若生於木則此香質因爇成煙若鼻得聞合蒙煙氣其煙騰空未及遙遠四十里內云何已聞是故當知香鼻與聞俱無處所卽覷與香二處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師曰入此鼻觀親證無生又大智度論問曰聞者云何聞用耳根聞邪用耳識聞邪用意識聞邪若耳根聞耳根無覺識知故不能聞若耳識聞耳識一念故不能分別不應聞若意識聞意識亦不能聞何以故先五識識五塵然後意識識意識不能

識現在五塵唯識過去未來五塵若意識能
識現在五塵者盲聾人亦應識聲也何以故
意識不破故師曰究此聞塵則合本妙既證
無生又合本妙畢竟是何境界良久曰白猿
已叫千巖晚碧縷初橫萬字鑪住景德日僧
問南有景德北有景德德卽不問如何是景
師曰頸在頂上崇寧二年會無盡居士張公
於峽之善溪張嘗自謂得龍安悅禪師末後
句叢林畏與語因夜話及之曰可惜雲庵不
知此事師問僧以張曰商英頃自金陵酒官
移知豫章過歸宗見之欲爲點破方敘悅末
後句未卒此老大怒罵曰此吐血禿丁脫空
妄語不得信旣見其盛怒更不欲敘之師笑
曰相公但識龍安口傳末後句而真樂現前
不能辨也張大驚起執師手曰老師真有此

意耶曰疑則別參乃取家藏雲庵頂相展拜
贊之書以授師其詞曰雲庵綱宗能用能照
天鼓希聲不落凡調冷面嚴眸神光獨耀孰
傳其真靚面爲肖前悅後洪如融如肇大慧
處衆日嘗親依之每歎其妙悟辯慧建炎二
年五月示寂于同安太尉郭公天民奏賜寶
覺圓明之號
衢州超化靜禪師上堂聲前認得已涉廉纖
句下承當猶爲鈍漢電光石火尚在遲疑點
著不來橫屍萬里良久云有甚用處吐
南嶽石頭懷志庵主婺州吳氏子年十四師
智慧院寶偈二十二試所習落髮肆講十二
年宿學敬慕嘗欲會通諸宗正一代時教有
禪者問曰杜順乃賢首宗祖師也談法身則
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此偈合歸天台

何義耶師無對卽出遊方晚至洞山謁真淨
問古人一喝不作一喝用意旨如何淨叱之
師趨出淨笑呼曰浙子齋後遊山好師忽領
悟久之辭去淨曰子所造雖逸格惜緣不勝
耳因識其意自爾諸方力命出世師却之庵

居二十年不與世接士夫踵門略不顧有偈

曰萬機休罷付癡憨蹤跡時容野鹿參不脫
麻衣拳作枕幾生夢在綠蘿庵或問住山多
年有何旨趣師曰山中住獨掩柴門無別趣
三箇柴頭品字煨不用授毫文彩露崇寧改
元冬曳杖造龍安人莫之留明年六月晦問
侍僧曰早暮曰已夕矣遂笑曰夢境相逢我
睡已覺汝但莫負叢林卽是報佛恩德言訖
示寂於最樂堂茶毗收骨塔于乳峰之下
婺州雙溪印首座自見真淨徹證宗猷歸遜

雙溪一日偶書云折脚鐺兒謾自煨飯餘長
是坐堆堆一從近日生涯拙百鳥銜華去不
來又以觸衣碎甚作偈曰不挂寸絲方免寒
何須特地裹長竿而今落落零零也七佛之
名甚處安

南嶽下十三世

雲居祐禪師法嗣

廬山羅漢院系南禪師汀州張氏子上堂禪
不禪道不道三寸舌頭胡亂掃昨夜日輪飄
桂華今朝月窟生芝草阿呵呵萬兩黃金無
處討一向絕思量諸法不相到師臨示寂陞
座告衆曰羅漢今日倒騎鐵馬逆上須彌踏
破虛空不留朕迹乃歸方丈跏趺而逝
潭州慈雲彥隆禪師上堂舉玄沙示衆曰盡
大地都來是一顆明珠時有僧問旣是一顆

明珠學人爲甚不識沙曰全體是珠更教誰
識曰雖然全體是爭奈學人不識沙曰問取
你眼師曰諸禪德這箇公案喚作嚼飯餒小
兒把手更與杖還會麼若未會須是扣已而
叅直要真實不得信口掠虛徒自虛生浪死
郢州子陵山自瑜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心
師曰赤腳趂泥冷似冰曰未審意旨如何師
曰休要拖泥帶水問泗洲大聖爲甚麼揚州
出現師曰業在其中曰意旨如何師曰降尊
就卑曰謝和尚答話師曰賊是小人智過君
子
隆興府東山景福省悅禪師上堂十二時中
跛跛挈挈且與麼過大衆利害在甚麼處良
久曰聽諸方斷看擊禪牀下座
亳州白藻清儼禪師信州人僧問楊廣失纛

馳到處無人見未審是甚麼人得見師以拂
子約曰退後退後妨他別人所問曰畢竟落
在甚麼處師曰可煞不識好惡便打
台州寶相元禪師僧問一切諸佛及諸佛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
經師曰長時誦不停非義亦非聲曰如何受
持師曰若欲受持者應須用眼聽
信州永豐慧日庵主本郡丘氏子卅歲出家
於明心寺得度自機契雲居熟遊湘漢暨歸
永豐或處巖谷或居鄜市令鄉民稱丘師伯
凡有所問以莫曉答之忽語邑人曰吾明日
行脚去汝等可來相送於是賁路者畢集師
笑不已衆問其故卽書偈曰丘師伯莫曉寂
寂明皎皎日午打三更誰人打得了投筆而
逝

泉州南峰永程禪師示衆始自雞峰續燄少
室流芳大布慈雲宏開慧日教分三藏直指
一心或全提而棒喝齊施或縱奪而賓主互
設或金剛按劍或師子翻身或照用雷奔或
機鋒電掣無非剪除邪妄開廓玄微直下明
宗到真實地諸仁者到此方許一線道與你
商量苟或未然盡是依師作解無有是處

大瀉秀禪師法嗣

潭州大瀉祖璿禪師福州吳氏子僧問如何
是瀉山家風師曰竹有上下節松無今古青
曰未審其中飲噉何物師曰饑餐相公土粒
飯渴點神運倉前茶上堂道無定亂法離見
知言句相投都無定義自古龍門無宿客至
今鳥道絕行蹤欲會箇中端的意火裏唧螻
吞大蟲咄上堂兩下堦頭濕睛乾水不流鳥

巢滄海底魚躍石山頭衆中大有商量前頭
兩句是平實語後頭兩句是格外談若如是
會祇見石磊磊不見玉落落若見玉落落方
知道寬廓咦

南嶽福嚴文演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當面
便唾

南嶽南臺允恭禪師開堂日上堂稀逢難遇
正在此時何謂釋迦已滅彌勒未生拈拂子
曰正當今日佛法盡在這箇拂子頭上放行
把住一切臨時放行也風行草偃瓦礫生光
拾得寒山點頭拊掌把住也水洩不通精金
失色德山臨濟飲氣吞聲當恁麼時放行卽
是把住卽是良久曰後五日看

黃檗勝禪師法嗣

成都府昭覺純白紹覺禪師上堂寒便向火

熱卽搖扇饑時喫飯困來打眠所以趙州庭前柏香巖嶺後松栽來無別用祇要引清風且道畢竟事作麼生甲子乙丑海中金丙寅丁卯鑪中火

開元禪師法嗣

饒州薦福道英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瑠璃餅貯華曰出世後如何師曰瑪瑙鉢盛果曰未審和尚今日是同是別師曰趨倒餅拽倒鉢上堂據道而論語也不得默也不得直饒語默兩忘亦沒交涉何故句中無路意在句中無意無不意非計較之所及若是劈頭點一點頂門豁然眼開者於此却有疾速分若低頭向意根下尋思卒摸索下著是知萬法無根欲窮者錯一源絕迹欲返者迷看他古佛光明先德風彩一一從無欲無

註

三

依中發現或時孤峻峭拔竟不可構或時含融混會了無所睹終不椿定一處亦不繫係兩頭無是無不是無非無不非得亦無所得失亦無所失不會隔越纖毫不會移易絲髮明明古路不屬玄微觀面擎來瞥然便過不居正位豈落邪途不蹈大方那趨小徑騰騰兀兀何住何爲回首不逢觸目無對一念普觀廓然空寂此之宗要千聖不傳直下了知當處超越是知赤灑灑處恁麼卽易明歷歷處恁麼還難不用沾黏點染直須剝脫屏除若是本分手腳放去無收不來底一一放光現瑞一一削跡絕蹤機上了不停語中無可露徹底攪不渾通身撲不碎且道畢竟是箇甚麼得恁麼靈通得恁麼奇特得恁麼堅確諸仁者休要識渠面孔不用安渠名字亦莫

覓渠所在何故渠無所在渠無名字渠無面
孔纔起一念追求如微塵許便隔十生五生
更擬管帶思惟益見紛紛叢雜不如長時放
教自由自在要發便發要住便住即天然非
天然即如如非如如即湛寂非湛寂即敗壞
非敗壞無生無無死畏無佛求無魔怖不與
菩提會不與煩惱俱不受一法不嫌一法無
在無不在非離非不離若能如是見得釋迦
自釋迦達磨自達磨于我甚麼恁麼說話
衲僧門下推勘將來布裙芒屨不免撩他些
些泥水豈況汝等諸人更道這箇是平實語
句這箇是差別門庭這箇是關楨巴鼻這箇
是道眼根塵透相教習如七家村裏傳口令
相似有甚交涉無事珍重
泉州尊勝有朋講師本郡蔣氏子卅歲試經

中選下髮多歷教肆嘗疏楞嚴維摩等經學
者宗之每疑祖師直指之道故多與禪衲遊
一日謁開元跡未及闔心忽領悟元出遂問
座主來作甚麼師曰不敢貴耳賤目元曰老
老大大何必如是師曰自是者不長元曰朝
看華嚴夜讀般若則不問如何是當今一句
師曰日輪正當午元曰閑言語更道來師曰
平生仗忠信今日任風波然雖如是祇如和
尚恁麼道有甚交涉須要新戒草鞋穿元曰
這裏且放你過忽遇達磨問你作麼生道師
便喝元曰這座主今日見老僧氣衝牛斗師
曰再犯不容元拊掌大笑

仰山偉禪師法嗣

潭州龍王山善隨禪師僧問如何是龍王境
師曰水晶宮殿曰如何是龍王如意寶珠師

曰頂上髻中僧禮拜師曰莫道不如意好

瑞州黃檗山祇園永泰禪師僧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曰鐵鑄就僧擬議師曰會麼僧

禮拜師曰何不早如此

廬山慧日明禪師上堂不用求心唯須息見

三祖大師雖然回避金鉤殊不知已吞紅線

慧日又且不然不用求真并息見倒騎牛兮

入佛殿收笛一聲天地寬稽首瞿曇真箇黃

面

福嚴感禪師法嗣

慶元府育王法達寶鑑禪師饒州余氏子僧

問不落階級處請師道師曰蠟人向火曰畢

竟如何師曰薄處先穿

雲蓋智禪師法嗣

安吉州道場法如禪師衢州徐氏子叅雲蓋

悟汾陽十智同真話尋常多說十智同真故

叢林號為如十同也水庵圓極皆依之圓極

嘗贊之曰生鐵面皮難湊泊等閑舉步動乾

坤戲拈十智同真話不負黃龍嫡骨孫上堂

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無

漏真淨云何是中更容他物釋迦老子和身

放倒後代兒孫如何接續要會麼通玄不是

人間世滿目青山何處尋

福州寶壽最樂禪師古田人也上堂諸佛不

真實說法度羣生菩薩有智慧見性不分明

白雲無心意灑為世間雨大地不舍情能長

諸草木若也會得猶存知解若也不會墮在

無記去此二途如何即是海闊難藏月山深

分外寒

紹興府石佛慧明解空禪師僧問如何是寶

相境師曰三生鑿成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
一佛二菩薩

玄沙文禪師法嗣

福州廣慧達杲禪師上堂佛爲無心悟心因
有佛迷佛心清淨處雲外野猿啼

建隆慶禪師法嗣

平江府泗洲用元禪師一日問建隆曰臨濟
在黃檗三回問佛法大意三回被打意旨如
何語猶未了被打一拂子師頓領宗旨開堂
日僧問四衆雲臻請師說法師曰有眼無耳
朶六月火邊坐曰一句截流萬機頓息師曰
聽事不真喚鐘作甕問朝叅暮請成得甚麼
邊事師曰祇要你歇去曰早知燈是火飯熟
已多時師曰你鼻孔因甚麼著拄杖子穿却
曰拗曲作直又爭得師曰且教出氣上堂一

二三四五火裏螻螻吞却虎六七八九十水
底泥牛波上立一日一夜雨霖霖無孔鐵鎚
灑不入灑不入著底急百川洶湧須彌岌八
臂那吒撞出來稽首讚歎道難及噴上堂橫
按拄杖顧視大衆曰今日平地上突交便下
座

報本元禪師法嗣

平江府承天永安元正傳燈禪師鄆州鄭氏
子上堂天人羣生類皆承此恩力大衆有一
人道我不承佛恩力不居三界不屬五行祖
師不敢定當先佛不敢安名你且道是箇甚
麼人良久曰倚石巖前燒鐵鉢就松枝上挂
銅餅

隆慶閑禪師法嗣

潭州安化啟寧閑一禪師上堂拈華微笑虛

勞力立雪齊腰枉用功爭似老盧無用處却
傳衣鉢振真風大衆且道那箇是老盧傳底
衣鉢莫是大庾嶺頭提不起底麼且莫錯認
定盤星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三祖宗禪師法嗣

寧國府光孝惟爽禪師上堂今朝六月旦一
年已過半奉報叅玄人識取孃生面孃生面
薦不薦鷺鷥飛入碧波中抖擻一團銀繡線

泐潭英禪師法嗣

南嶽法輪齊添禪師僧問學人上來乞師指
示師曰汝適來聞鼓聲麼曰聞師曰還我話
頭來僧禮拜師曰令人疑著上堂喝一喝曰
師子哮吼又喝一喝曰象王嘖呻又喝一喝
曰狂狗趁塊又喝一喝曰鰍跳不出斗乃曰
此四喝有一喝堪與祖佛爲師明眼衲僧試

請揀看若揀不出大似日中迷路上堂良久
曰性靜情逸乃喝一喝曰心動神疲遂顧左
右曰守真志滿拈拄杖曰逐物意移驀召大
衆曰見怪不怪其怪自壞靠拄杖便下座

泉州慧明雲禪師僧問般若海中如何爲人

師曰雲開銀漢迥曰畢竟如何師曰棒頭見
血問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意
旨如何師曰醜拙不堪當

保寧璣禪師法嗣

慶元府育王無竭淨曇禪師嘉禾人也晚歸
錢塘之法慧一日上堂本自深山臥白雲偶
然來此寄閑身莫來問我禪兼道我是喫飯
屙屎人紹興丙寅夏辭朝貴歸付院事四衆
擁眎揮扇久之書偈曰這漢從來沒縫罅五
十六年成話霸今朝死去見閻王劍樹刀山

得人怕遂打一圓相曰噯一任諸方鑽龜打
瓦收足而化火後設利如霰門人持骨歸阿
育王山建塔

台州真如戒香禪師興化林氏子上堂孟冬
改旦曉天寒葉落歸根露遠山不是見聞生
滅法當頭莫作見聞看

五祖常禪師法嗣

蘄州南烏崖壽聖楚清禪師僧問亡僧遷化
向甚麼處去師曰靈峰水急曰恁麼則不生
也師曰蒼天蒼天

黃龍肅禪師法嗣

瑞州百丈維古禪師上堂大眾集定拈拄杖
示衆曰多虛不如少實卓一下便起

嘉定府月珠祖鑑禪師僧請筆師語要師曰
達磨西來單傳心印曹谿六祖不識一字今

日諸方出世語句如山重增繩索乃拍禪牀
曰於斯薦得猶是鈍根若也未然白雲深處
從君臥切忌寒猿中夜啼

石霜琳禪師法嗣

鼎州德山靜照庵什庵主僧問如何是庵中
主師曰從來不相許僧擬議師曰會即便會
本來底不得安名著字僧擬開口師便打出
師室中常以拂子示衆曰喚作拂子依前不
是不喚作拂子特地不識汝喚作甚麼因僧
請益師頌答之曰我有一柄拂子用處別無
調度有時挂在松枝任他頭垂角露

華光恭禪師法嗣

郴州萬壽念禪師僧問龍華勝會肇啟茲晨
未審彌勒世尊現居何處師曰猪肉案頭曰
既是彌勒世尊爲甚麼却在猪肉案頭師曰

不是弄潮人休入洪波裏曰畢竟事又且如
何師曰番人不繫腰歲旦上堂往復無際動
靜一源含有德以還空越無私而迥出昔日
日今日日照無兩明昔日風今日風鼓無兩
動昔日雨今日雨澤無兩潤於其中間覓去

維

九

來相而不可得何故自他心起起處無蹤自
我心忘忘無滅迹大衆若向這裏會去與天
地而同根共萬物爲一體若也未明山僧爲
你重重頌出元正一古佛家風從此出不勞
向上用工夫歷劫何曾異今日元正二寂寥
冷淡無滋味趙州相喚喫茶來剔起眉毛須
瞥地元正三上來稽首各和南若問香山
裏事靈源一派碧如藍遂喝一喝下座

上藍順禪師法嗣

叅政蘇轍居士字子由元豐三年以睢陽從

事左遷瑞州推筦之任是時洪州上藍順禪
師與其父文安先生有契因往訪焉相得歡
甚公咨以心法順示搐鼻因緣已而有省作
偈呈曰中年聞道覺前非邂逅相逢老順師
搐鼻徑叅真面目掉頭不受別鉗鎚枯藤破
衲公何事白酒青鹽我是誰慚愧東軒殘月
上一杯甘露滑如飴

南嶽下十四世

黃龍新禪師法嗣

吉州永山超宗慧方禪師上堂舉拂子曰看
看祇這箇在臨濟則照用齊行在雲門則理
事俱備在曹洞則偏正叶通在潯山則暗機
圓合在法眼則何止唯心然五家宗派門庭
施設則不無直饒辯得個儻分明去猶是光
影邊事若要抵敵生死則霄壤有隔且超越

生死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泊合錯下注脚
臨安府崇覺空禪師姑孰人也上堂十方無
壁落四面亦無門淨躡躡赤灑灑沒可把遂
舉拂子曰灌溪老漢向十字街頭逞風流賣
惺惺道我解穿真珠解玉版過亂絲卷筒絹
娼坊酒肆瓦合輿臺虎穴魔宮那叱忿怒遇
文王興禮樂逢桀紂逞干戈今日被崇覺覷
見一場懡懡師頌野狐話曰含血喫人先汚
其口百丈野狐失頭狂走驀地換回打箇筋
斗
潭州上封祖秀禪師常德府何氏子上堂枯
木巖前夜放華鐵牛依舊臥煙沙儂家鞭影
重拈出擊拂子曰一念回心便到家遂喝一
喝下座
嘉定府九頂寂惺惠泉禪師僧問心迷法華

轉心悟轉法華未審意旨如何師曰風暖鳥
聲碎日高華影重上堂昔日雲門有三句謂
函蓋乾坤句截斷衆流句隨波逐浪句九頂
今日亦有三句所謂饑來喫飯句寒即向火
句困來打睡句若以佛法而論則九頂望雲
門直立下風若以世諦而論則雲門望九頂
直立下風二語相違且如何是九頂爲人處
嘉興府華亭性空妙普庵主漢州人久依死
心獲證乃抵秀水追船子遺風結茅青龍之
野吹鐵笛以自娛多賦詠得之者必珍藏其
山居曰心法雙忘猶隔妄色塵不二尚餘塵
百鳥不來春又過不知誰是住庵人又警衆
曰學道猶如守禁城晝防六賊夜惺惺中軍
主將能行令不動干戈治太平又曰不耕而
食不蠶衣物外清閑適聖時未透祖師關槩

子也須存意著便宜又曰十二時中莫住工窮來窮去到無窮直須洞徹無窮底踏倒須彌第一峰建炎初徐明叛道經烏鎮肆殺戮民多逃亡師獨荷策而往賊見其偉異疑必詭伏者問其來師曰吾禪者欲抵密印寺賊怒欲斬之師曰大丈夫要頭便斫取奚以怒爲吾死必矣願得一飯以爲送終賊奉肉食師如常齋出生畢乃曰孰當爲我文之以祭賊笑而不答師索筆大書曰嗚呼惟靈勞我以生則大塊之過役我以壽則陰陽之失乏我以貧則五行不正困我以命則時日不吉吁哉至哉賴有出塵之道悟我之性與其妙心則其妙心孰與爲鄰上同諸佛之真化下合凡夫之無明纖塵不動本自圓成妙矣哉妙矣哉日月未足以爲明乾坤未足以爲大

磊磊落落無罣礙六十餘年和光混俗四十二臘逍遙自在逢人則喜見佛不拜笑矣乎笑矣乎可惜少年郎風流太光彩坦然歸去付春風體似虛空終不壞尚饗遂舉箸飫餐賊徒大笑食罷復曰劫數旣遭離亂我是快活烈漢如今正好乘時便請一刀兩段乃大呼斬賊方駭異稽首謝過令衛而出烏鎮之廬舍免焚實師之惠也道俗聞之愈敬有僧睹師見佛不拜歌逆問曰旣見佛爲甚麼不拜師掌之曰會麼云不會師又掌曰家無二主紹興庚申冬造大盆穴而塞之修書寄雪竇持禪師曰吾將水葬矣壬戌歲持至見其尚存作偈嘲之曰咄哉老性空剛要餓魚鼈去不索性去祇管向人說師聞偈笑曰待兄來證明耳令徧告四衆衆集師爲說法

要仍說偈曰坐脫立亡不若水葬一省柴燒
二省開墾撒手便行不妨快暢誰是知音船
子和尚高風難繼百千年一曲漁歌少人唱
遂盤坐盆中順潮而下衆皆隨至海濱望欲
斷目師取塞辱水而回衆擁觀水無所入復
乘流而往唱曰船子當年返故鄉沒蹤跡處
妙難量真風徧寄知音者鐵笛橫吹作散場
其笛聲嗚咽頃於蒼茫間見以笛擲空而沒
衆號慕圖像事之後三日於沙上趺坐如生
道俗爭往迎歸留五日闍維設利大如菽者
莫計二鶴徘徊空中火盡始去衆奉設利靈
骨建塔于青龍

嚴州鍾山道隆首座桐廬董氏子於鍾山寺
得度自遊方所至者衲皆推重晚抵黃龍死
心延爲座元心順世遂歸隱鍾山慕陳尊宿

三

三

高世之風掩關不事事日鬻數雙自適人無
識者手常穿一襪凡有禪者至提以示之曰
老僧這襪著三十年了也有寺僧戲問如何
是無諍三昧師便掌

揚州齊謚首座本郡人也死心稱爲飽叅諸
儒屢以名山致之不可後示化於潭之谷山
異跡頗衆門人嘗繪其像請贊爲書曰箇漢
灰頭土面尋常不欲露現而今寫出人前大
似虛空著箭怨怨可惜人間三尺絹

空室道人智通者龍圖范珣女也幼聰慧長
歸丞相蘇頌之孫悌未幾厭世相還家求祝
髮父難之遂清修因看法界觀頓有省連作
二偈見意一曰浩浩塵中體一如縱橫交互
印毗盧全波是水波非水全水成波水自殊
次曰物我元無異森羅鏡像同明明超主伴

了了徹真空一體含多法交叅帝網中重重
 無盡處動靜悉圓通後父母俱亡兄涓領分
 寧尉通偕行聞死心名重往謁之心見知其
 所得便問常啼菩薩賣却心肝教誰學般若
 通曰你若無心我也休又問一兩所滋根苗
 有異無陰陽地上生箇甚麼通曰一華五葉
 復問十二時中向甚麼處安身立命通曰和
 尚惜取眉毛好心打曰這婦女亂作次第通
 禮拜心然之於是道聲籍甚政和間居金陵
 嘗設浴於保寧揭榜于門曰一物也無洗箇
 甚麼纖塵若有起自何來道取一句子玄乃
 可大家入浴古靈祇解搭背開士何曾明心
 欲證離垢地時須是通身汗出盡道水能洗
 垢焉知水亦是塵直饒水垢頓除到此亦須
 洗却後為尼名惟久挂錫姑蘇之西竺緇白

一
 三

日夕師問得其道者頗眾俄示疾書偈趺坐
 而終有明心錄行於世

音釋

鑄 子全切音 鑄也 靚 千定切音情 靚 楚嫁切音
 筦 古緩切音管 搯 敎六切讀若六 磊 音
 壘 石也 過 與過同烏 雙 越縛切音 屨 荒古切
 衆也 禾切音 屨 屨絡絲具 屨 呼去聲
 扞 斗舟中 扞 水器也